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
### 第四回 遭洪水狄青遇救 犯中原西夏興兵

當下狄青公子言道：“仙師，弟子如此苦命，自幼年失怙，與母共度貧寒。不意洪水為災，母親諒來已死於波濤之內。今弟子雖蒙仙師救起，但想母親已亡，又是舉目無親，一身孤苦，實不願偷活人間，伏望仙師仍將弟子送回波濤之內，以畢此生，免受風塵苦楚，實感恩德。”道人聽了微笑道：“公子不用心煩，吾非別人，道號王禪老祖，此地是峨嵋山，貧道在此山修道有年，久脫塵凡，頗明天意。目今你雖然困苦多災，日後實乃國家的棟樑，即你母親雖然被水漂流，尚還未死，已經得救了，日後母子還有重逢之日。你且堅心在吾山中守候幾年，待貧道傳授你兵機武藝，災退之後，再歸故土，自有一番驚天動地揚名後世之舉，方合吾救你上山一番遇合之緣。”公子聽了，即連連叩首不已，願拜仙長為師。自此狄青公子在洞中，安心習學武藝，王樣又授他六韜三略奇門，以待天時。公子雖聽仙師勸勉，但思親之念未嘗或忘，又時時想到姊丈夫妻生死未卜，心中甚為愁悶。這且按下不表。卻說南清宮八王爺自從陳琳救得小太子回宮，只因聖上起兵征討未回，故未奏明奸後奸監陷害太子情由，只將太子認作親生，由狄妃撫育。至次年狄妃產下一子，八王爺大喜，一同撫養。又過了數年，聖上仍未回朝，時真宗親征已有九載，太子已有九歲，狄妃子已八歲。其年八王爺年五十八。一日，王爺得病不起，亮於庚申四月，聖上未回，滿朝文武百官開喪掛孝。只因八王爺乃太祖匡胤嫡裔，其威名素著外夷，蕭後也聞其賢，即當今皇帝亦敬重他，故其薨逝，不異帝崩，大小文武掛孝，禁止音樂。

閒言休絮，卻說真宗天子一連進征十一載，方解了澶州之圍，敗逐契丹，遣使講和，每歲納幣二十萬，天子準旨，命寇丞相、高元帥即日班師。涉水登山，非止一日，大兵一路唱奏凱歌。王者之師，秋毫無犯，百姓安寧。一日回至汴樑，各文武大臣齊集，遠遠出城接駕。天子只因得勝還朝，文武大臣各各加升，隨征文武，論功升賞，不能盡述。

帝回朝後，方知八王去世，不甚傷感，賜謚為忠孝王。其子長的原是太子，真宗那裏得知，八王去世，狄妃又不敢奏明，故聖上只痛恨火毀碧雲宮，李後母子遭難而已。只言不幸，不得太子接嗣江山，自思年將花甲，精力已衰，即有孕嗣，恐已不久於世，衝子亦難接嗣位，不如冊立八王長子，以嗣江山便了。主意已定，次早降旨，冊立受益為王太子，改名曰楨，是年十四歲。又敕旨加封狄妃為王後，八王次子封潞花王，年方十三，襲父職。於是群臣朝賀，大赦天下。

次年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，真宗疾漸重，禦醫診治無效，不一月崩於延慶殿，享年五十五，在位二十五載，謚曰文明武定，葬於永定陵。是時百官舉哀，遍頌天下，不用多述。太子核即位，是為仁宗。劉、狄二太後並尊為皇太後，其時未有太子，故未冊立，癸亥天聖元年，立正宮郭氏為皇后，美人張氏為貴妃。後來聽呂夷簡唆言，郭後被廢，再立曹彬孫女曹氏為皇后，後話不提。

到秋閏九月，故相寇準卒於雷州。自真宗得勝回朝，王欽若、丁謂、錢惟演、馮拯、陳堯叟、內侍雷允恭等一班奸賊，讒毀寇準。丁謂內結劉太後，假傳聖旨，降貶寇準為雷州司戶。帝尚年幼，人畏太後、丁謂，無人敢奏明此事，終至卒於雷州，歸葬西京。喪到荊州公安縣，民感其德，皆設祭於路，因立廟祠之，號竹林寇公祠。公三居相位，忘身報國，守正嫉邪，終被奸臣陷害，深為可嘆。後追贈為中書令，敕封萊國公，謚曰忠愍，從優賜恤不表。

更考大宋真宗之世，常有契丹人寇之患，至仁宗即位之後，增歲幣為四十萬，契丹侵擾之患方息。然當日雖無契丹北擾，而西夏日見強盛，屢思奪佔宋室江山，幸虧楊延昭拒敵，屢次興師，未見得利。延昭既沒，子楊宗保鎮守三關，屢挫其鋒，多年不見侵擾。不意西夏自被楊宗保敗回之後，日事訓練，養精蓄銳，以圖報復，是年秋間，竟發動大兵四十萬，戰將數十員，贊天王為領兵主帥，子牙猜為副元帥，大孟洋、小孟洋為左右先鋒，伍須豐為中軍，五員猛將，乃西戎頭等英雄。奉了西夏主命，徑往鞏昌府進發。鞏昌府在陝西邊界，一連鳳翔、平涼、延安幾府，俱被攻陷，直抵綏德府與山西省偏頭關交界。守三關口主將楊宗保幾次開兵，未分勝負，只得差官馳驛上本告急。當時差官不分晝夜，趕程來京。是日正在設朝，眾文武趨蹌朝賀畢，有值殿官傳旨：“有事出班啟奏，無事退朝。”旨意宣罷，只見武班中有兵部尚書孫秀出班奏道：“雄關楊元帥有本上奏。”當有殿前侍接本，展開在禦案上，仁宗看時，上寫著：

雄關總領，兼理軍兵糧務事、軍國大臣楊宗保奏：臣奉守三關二十餘年，向借聖朝威德，陛下深仁，寧謐多年，兵無鋒鏑之憂，將無甲冑之苦。不意西夏國趙元昊賊心不改，稱帝於西羌，於七月某日，興兵四十萬，水陸並進，寇陷陝西。全省震動，數府淪陷，直抵綏德，將近三關，臣幾次開兵，未得其利。臣年逾花甲，精力已衰，恐難勝任，懇乞陛下速簡良將，統銳師，以解旦暮之危；緩則兵力單薄，雄州之地，恐非吾有矣。並慮隆隆冬天氣，軍士苦寒，伏望陛下早賜軍衣三十萬，得以均沾兵挾擴，不至興嗟無衣，以致軍士離心，兵民幸甚！天下幸甚！臣冒死謹陳，不勝迫切待命之到！

當下仁宗看畢，開言問道：“既然元昊作叛，寇陷陝西，眾卿有何良策？”一言未了，只見文班中吏部天官文彥博執笏步至金階奏道：“臣思偏頭關與綏德府交界，三關重地，若非楊元帥鎮守，不獨陝西失守，即鄰省山西亦危矣。今他飛章告急，軍情之危，不言可知，遣師往援，固有不可終日之勢。但北有契丹，朝中謀臣良將，如曹偉、韓琦、種世衡等，皆分守要鎮，此外更無可遣之將，可調之師。惟有一面出榜求賢，或令內外大臣各舉賢能，如有武藝超群，才略出眾，堪膺將帥之任者，不次超擢即令統兵往援。一面招兵募勇，挑選健卒，練成勁旅，聽候統兵大臣調撥，並趕辦征衣，即令解送，未知陛下以為何如？”仁宗點頭道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即降旨著內外大臣，各舉所知賢能之士，聽候錄用。並降旨命孫兵部招集兵勇，往禦教場操演十萬軍馬，以備登程。是日孫秀領旨，天子退朝，文武各散回衙不表。

卻說當日仁宗即位之後，選了龐洪之女為西宮昭儀，因命龐洪人相。龐洪之婿孫秀，因由通政司進為兵部尚書。二人權勢，顯耀中外，更兼西夏用兵，丈人參軍機，女婿掌兵符，愈加威赫。按西夏姓拓跋，自赤眉歸唐，太宗賜姓李氏，後又討黃巢有功，雖未稱國而已稱王。歷五代至宋太祖，加封彝興太尉，賜德明姓趙，臣事宋室，到子元昊始僭稱帝，興兵寇宋。用兵幾二十年，被狄青降服，乃以父事宋，凡傳二百五十八年，後為蒙古所滅不提。

卻說狄青公子自遭水難之後，母子分離，幸得王禪仙師救上峨嵋山，收納為徒，傳授諸般武藝。屈指光陰迅速，已有七載，一日獨自思量道：我生不辰，父親身居武職，祖父亦是名將，不料父親亡後，與母藉些薄產，苦挨清貧，命途多舛，九歲時洪水為災，室廬淹沒，母親被水漂去，存亡未卜。吾雖蒙王禪老祖救到山上，收納為徒，但母子分離，舉目無親，孤苦伶仃，實是傷心。日前師父說吾母命不該終，定有人拯救，自得重逢。但師父雖如此說，此刻心中如何安放得下。幾次要拜辭師父下山，尋訪母親，無奈師父不允，我亦不明其意。今在山中七載，蒙師父傳授韜略，俱已爛熟，他日果能安邦定國，建功立業，恢復先人之結，方遂我願。想我已十六，正是少年英雄，應該與國家出力，師父教我待時而動，下山扶助宋君，但不知待到何時。

正在胡思亂想，只見童子呼道：“師兄，師父有話等你。”狄青聞喚，即同童子前來拜見師父。說道：“蒙師尊呼喚，不知有何囑咐？”老祖道：“賢徒，我推算陰陽，喜得你災難已滿。今日命你往汴京去，一則你到汴京，該有親人相會；二則你不該在山修道，理應扶佐宋室。現在西夏猖獗，須你平定。趁此機會，作速下山吧！”公子聞言，不覺垂淚道：“師父，既然弟子災難已滿，可以離山，但蒙師父拯救教育七年，一日分離，實覺不忍；二者弟子思親念切，意欲先回山西故土，找著母親，然後到汴樑，未知可

否？”老祖聽了微笑道：“賢徒，我許你到汴樑，自有親人相會，豈有誤你的，何必定轉故鄉？至於不忍分離，雖是師徒至情，但國事要緊，斷不能久留。”公子思想道：師父命我速回汴樑，許有親人相見，想必是我母親了。只得諾諾應允，但盤費毫無，那裏走得？不免要求師父指示。老祖卻冷笑道：“男子漢大丈夫，盤費小事何須掛慮。我今與你子母錢一個，須當謹謹收藏，便是盤費日用了。只要到汴河橋地面，就沒了這金錢也無妨礙了。”公子聽了大喜，雙手接了金錢，拜謝師尊，收入囊中，微笑道：“上啟師尊，再有什麼神通法術傳些與弟子，以作防身之用。”老祖道：“賢徒，你的隨身武藝盡可護身，何必再求仙術？趁此天氣晴明，下山去吧！”公子稱：“是，弟子就此拜別了。”說完，肩負行囊，邁開大步而去。老祖微笑道：“好個少年英雄也。實乃國家棟樑之臣，西羌雖有猛將雄師，有何慮哉？但狄青此去，尚有微災，但趁趕機會應該如此，雖然先歷些苦楚，後來自然顯貴非常。”因喚童子道：“你可於七月十五日在河南開封府汴河橋，將狄青子母金錢收取回來，不得有誤。”童子奉命去了不提。

卻說狄公子出河下山，獨自行走，忽然耳邊呼呼響亮，開不得雙目，身不由主，起在空中。不久騰騰而下，雙眼睜開來一看，不是仙山，乃平街大道，日已歸西，一見旅店，即進內安身，但思量不知此處是何地名，正值店主拿到酒飯，便問他此地何名。店主言河南省近開封府。狄青聞言大悅道：“不料師父一陣風送我到汴京，不用跋涉程途，妙呵！”不覺放開大量飲嚼。只因在山上素食七年，如今見了三牲魚肉，覺得甘美異常，吃個不休。這狄青生來堂堂一表，身軀不長不短，肥瘦合宜，面如傅粉，脣似丹朱，口方界直，目秀眉清，看來不甚像個有勇力有武藝之輩。豈知他乃一員虎將，食量自然廣大，店主所送酒饌，一概吃個淨盡，反嚇得店主驚訝不已。老夫妻兩口兒說：“不料這人生來如此清秀，又不是猛漢粗豪，吃酒饌卻如此大量，真是奇哉！”

且不提店主兩夫妻言語，卻說小英雄吃酒半酣半飽之際，偶然想起沒有盤費給店主酒饌錢，心中籌思，說聲：“罷了，且將囊內金錢與店主婉商，暫做抵押，且另尋機會便了。”用飯已畢，即向囊袋中一摸，不覺大喜，說道：“奇了！吾別師父動身之時，只得一個金錢，為何此時有了許多！”摸將出來數了一數，卻有一百個銅錢，再摸沒有了。原來老祖的子母金錢，乃是仙家寶物，產出一百個銅錢，待他作一天用途，多也不得，少也不得。狄青深感師父大恩，一銅錢反化出一百個來。但願天天如此，路中盤費可不用顧慮了。當日歇宿一宵，次日通告了早膳，店主算賬：用了酒飯銅錢九十三文。公子交付完畢，又問開開封府城路途，據雲：還有四五天，方得進城。問畢，別了店主，一路而去。這子母錢日日產出一百個來。

公子一連走了數天，夜宿曉行，單身遺征，不覺到了皇城。但見六街三市，人煙稠密，到了一處，名曰對河橋。公子就住足於橋欄上，想道：“師父有言吩咐，倘我進了汴京城，自得親人相會。我今已進了皇城，未知親人在何方？教我那裏找尋？況且我年交九歲就上了仙山，到今七載，縱使親人在目前，日久生疏，也難識認。料想必非別的親人，想必是我生身母親，但不知究竟在於何方？”一路感嘆，腹中餓了，伸手向袋中一摸，不覺大驚說：“不好了，因何子母錢今天只得一個，連餘剩的一文也沒了。”不信又摸一回，果然只剩下金錢一個，此時小英雄心中煩惱，緊斂雙眉。

不知狄青此後如何度日尋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